



傷寒吐則 附錄  
完

武  
574



門武  
號八七四  
卷

栗園雜著之一

# 傷寒吐則

勿誤藥室聚珍版



傷寒吐則序

傷寒涌吐一法與汗下鼎峙關係鉅矣醫工固以不可不討究也嘗攷經文其論汗下二途者諄諄然最多而至於吐則不過僅僅數條果何也夫邪之在表者可汗而發焉已在裏者可下而除焉耳若邪之客於胃脘既非汗下之所對自非涌吐之一法撩掠其膏膏豈能得滌蕩振刷其窠窟耶惟可汗可下之證世恒居多而宜吐者蓋鮮矣然則仲師固非詳於彼而畧于此也且汗下則正也吐則竒法也譬之兵堂

傷寒吐則

一

勿誤藥室聚珍版



堂之陳整整之旗人皆知倣而能之迨制變應機則  
苟非有妙筭神謀自得其會機者不能也此乃經文  
之所以僅僅論之而如前輩吐方考吐方編蓋有見  
於此皆發其奇矣而所謂奇亦無成則以爲之桀黠  
則後人何以得倣而行之也哉是乃我友淺田識此  
所以有此編之著而承以其正歟識此學洽術精既  
於汗下之法有所撰著最得其肯綮而今又深明涌  
吐之一法必律之經文徵之晉唐參互詳審斟古酌  
今反覆辨訂無復遺蘊夫然後正中有奇奇中有正

後之學者亦可以取則於斯焉其有裨乎治術洵不  
淺鮮也頃日識此齋來謁余言友誼之厚不敢以謏  
陋辭聊書詹詹而還之

天保癸卯六月下幹學晦迂叟喜多村直寬識於半  
松軒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傷寒吐則目次

吐法二條

吐證十二條

疑似三條

誤逆三條

禁例三條

方論二條

附錄二條

王叔和曰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比之三陰

三陽篇中此易見也孫思邈曰今以方證同條比類相附順有檢討倉卒易知予倣二子之例以輯此篇蓋吐法古人在危疑之際而盡神化莫測之妙用故其方證不易講學者每惑焉今證方類聚隨而辨之使人可按證以求方庶幾亦臨危應急之一助也云天保十年歲次己亥冬十月淺田惟常識此撰于江都勿誤藥室

傷寒吐則

信濃 淺田惟常 著

藥劑之於醫治猶刀鋸之於政治不得已而用之故汗之吐之下之攻其害於精氣者也非攻其精氣也是以其行之最謹論曰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此知汗吐下三者用在一且機過不可復強也強之則取誤逆矣論曰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

傷寒吐利 卷之二  
之此誤治而脈證隨變者而證以因別故治以證  
殊均是吐也一揭以胃有寒者殊于四逆湯膈上  
有寒飲也一揭以胃中實者異于調胃承氣湯胃  
實也一揭以邪氣在胃中者別于梔子豉湯虛煩  
也此皆證之所區別謂之因有是因方有是證因  
證既明治法始可講豈惟吐哉汗下亦然不可不  
審辨焉

吐法

大法春宜吐

此論吐之大法也春氣發揚上實下和其邪易奪  
故以爲準然吐證亘四時而有之不可拘執張從  
正曰蓋春時陽氣在上人氣與邪氣亦在上故宜  
吐也涌吐之藥或丸或散中病則止不必盡劑並  
則傷人然則四時有急吐者不必直待春時也但  
仲景言其大法耳

醫畧正誤云凡時須天氣清時午前已間行之晦  
日難得吐也吐方考云盛夏嚴冬毒人不爲少羸  
弱人雖無病宜謹修養况吐下之方避其時可也

此亦謂其常已臨暴卒之病皆不可拘焉

宿食在上脘者當吐之

此論行吐之標準也上脘即上焦之互詞凡胃次之間胃口之地停食填滿則消化弗及轉輸無由心中懊憹滿痛嘔吐或溫溫欲吐或吞酸或嘈雜胃中窒塞煩悶不止手足厥冷脈沉遲宜審其證吐之否則胃膈阻塞變證莫測矣世有傷食卒然擾亂變證蜂起急一二日緩四五日而斃者是由不用吐劑之誤不可不知李杲曰飲食過飽填塞

胃中上部有脈下部無脈者用瓜蒂散吐之是也張從正曰如宿飲酒積在上脘者亦當吐之法亦本于此

按宿食在上脘心胃大疼兀兀欲吐者俗呼食迷風屬瓜蒂散之治若倉猝藥不及辨宜以千金鹽湯吐之

吐證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

此論上焦熱鬱涌泄之證也虛煩之虛卽心腹無  
實結之謂對結胃及胃實鞭滿而言大柴胡湯調  
胃承氣湯之於鬱鬱微煩大陷胃湯之於短氣燥  
煩心中懊憹大承氣湯之於心中懊憹而煩瓜蒂  
散之於心中滿而煩皆屬實煩今日吐下後後條  
曰發汗若下之又曰大下後其非實煩可知也然  
虛煩不得眠之甚欲吐不吐心中溫溫煩惱懣悶  
以至于反覆顛倒則其勢不得不因而越之所以  
有梔子豉湯之制也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胃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此論前證一等劇似實者也煩熱爲熱苦煩也窒  
者窒碍不通之義是皆胃膈壅滯不得舒快之候  
也蓋其始以有表裏之證行汗下之法然邪氣輻  
湊於上焦尙且未解故又有湧泄之策矣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  
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此亦論前證一等甚者也身熱不去卽煩熱互詞  
結更甚於窒且加之以痛輕重之分自可見矣未



傷寒則則  
欲解對大下謂邪在于上焦也按此證疑似結胃  
但心下不鞭滿為別故不用陷胃湯又不用瀉心  
湯蓋瀉心主心下痞痞為無形而痛為有象較之  
於結胃則輕而比之於痞則稍為重即火鬱則發  
之所以用梔子豉湯也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  
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  
燒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  
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

此即三陽合病也脈浮而緊至于身重為白虎湯  
證也若發汗以下證偏取太陽妄攻其表熱邪遂  
陷于胃者也燒鍼以下乃屬火逆證以上二證不  
揭治方者舉其變耳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  
憹者此熱未盡歸于胃而下之故也舌上胎不言  
黑白者包承氣湯而言本篇曰心中懊憹而煩胃  
中有燥屎者可攻乃知白胎者梔子豉湯而黑胎  
者承氣湯也按此條與陽明中風條脈證相同但  
彼以惡寒名曰中風此以反惡熱名曰陽明病蓋

此證不全在表不全在裏在表裏之間汗下溫鍼皆非所宜惟有吐之一法爲陽明間邪之出路若病實胃膈瓜蒂散之所宜此已下之則非邪實故與梔子豉湯而外而自汗惡熱身重內而喘滿咽乾口苦兩自解矣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胃心中懊懣飢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此照前條而論餘熱結於胃膈者也蓋其始見陽明本證故以承氣湯下之其外尚有熱則似內熱

未除者微之於手足則不熱而溫乃知餘熱無幾惟是滯于心胃也心中懊懣飢不能食頭汗出其勢亦似結胃故斷其不然曰不胃結也可見比之於結胃其邪一等輕矣按其外有熱是謂身熱仍在肌表乃知陽明之外熱有吐而解者也醫但知汗爲表解而不知吐亦爲解表故干仲師方法唯用汗下而遺吐法噫

以上五條論熱鬱宣越之治法也按外臺華佗曰至四日在胃宜服藜蘆丸微吐則愈若更因藜蘆

丸不能吐者服小豆瓜蒂散吐之則愈巢源云夫得病四日毒在胃膈故宜取吐有得病二三日便心胃煩滿此為毒氣已入或有五六日已上毒氣猶在上焦者其人有痰實故也所以復宜取吐也千金方云三日以上氣浮在上部填塞胃心故頭痛胃中滿當吐之則愈此皆論上焦熱鬱治法者宜與本論相參以為行吐之章程矣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强寸脈微浮胃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為胃有寒也當吐之

此論上焦寒實涌泄之證也桂枝證指其氣上衝言如者明其似表證而非表證也若其表證必脈浮頭痛項强今頭不痛項不强但脈微浮可知大柴胡湯心中痞鞭又加一等之劇而遂上衝及咽喉呼吸不能布氣者也此本邪氣阻塞于胃中之所致故曰此為胃有寒也寒非寒熱之寒謂邪實厥陰篇云邪結在胃中是也注家槩為痰者泥矣恭痞鞭一證因吐下者有焉不因吐下者有焉此不自誤吐誤下而來故病勢尤甚於上非復下下

之所能治乃所以與此方也  
按病實者及上衝甚者及胃下鞭滿倍常者雖證  
可吐妄吐乃誤人試微吐之察其適否而後敢作  
服爲佳若中氣虛而痞脹不得息者不可吐之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  
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胃中實不可下當吐之  
此論陰位膈實涌泄之證也飲食入口則吐與乾  
薑黃連黃芩人參湯食入口卽吐意少異溫與嘔  
通嘔嘔吐飲類欲吐不能吐者則吐未盡胃中寒

飲爲之拒格而煩悶也故始得之脈弦遲弦飲也  
遲者寒也非微細沉寒之比手足寒者頑痰結於  
胃脇精氣爲之阻不能四布也寒實在胃當因而  
越之固非下劑之所宜但心下溫溫欲吐證亦宜  
調胃承氣湯故戒之曰不可下也凡病百治未見  
効而旁有此證者先以此劑越之二三次或四五  
次而其證必變應變投機處以的當之劑或攻或  
和運動而溶化之則世之廢痼沉疾十可治七八  
矣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胃中心中滿而煩  
飢不能食者病在胃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證與厥陰本病頗似而此因寒飲壅塞氣墜而手  
足厥冷故脈亦不一於沉微往來中倏現緊形所  
以治法霄壤不同也脈乍緊可吐篇作乍結邪結  
作客氣緊者結之漸結者緊之極客氣即邪氣彼  
此相照而見輕重之意心中滿而煩者是病實胃  
中之候飢不能食者以心中妨滿胃中雖饑而不  
能食也與梔子豉湯心中懊懣饑不能食同義所

以用吐劑也

病胃上諸實胃中鬱鬱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而  
反有涎唾下利日十餘行其脈反遲寸口脈微滑此  
可吐之吐之利即止

比亦論吐盛可吐證也胃上泛指胃膈間而言諸  
實謂痰實熱鬱宿食寒結等也欲使人按之者頗  
似結胃小陷胃湯證然不正在心下而在胃上故  
其勢上溢為涎唾下奔為下利其機與十棗湯稍  
近脈反遲或微滑皆上實之候為可吐王冰曰上

盛不已吐而奪之是也按後世老少痰涎潮及禁口下痢用瓜蒂散者蓋本于此條以上四條論寒實涌泄之治法也浮大者可吐之

此論瘧病可吐之脈也浮大即弦而浮大之義浮亦非表脈瓜蒂散曰寸脈微浮是也按此屬蜀漆散之治外臺常山諸湯亦當擬此例而用之酒黃疸者或無熱靖言小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此論黃疸可吐之脈也酒疸常態必心中足下熱今云無熱者別是一證故用或字蓋其外雖無熱腹滿欲吐鼻燥則知內有熱為可攻之但脈浮屬上焦當上越之脈沉弦者屬下焦當下奪之兩言先者要知吐下之後再清解餘熱之意寓于其中矣按千金方云夫人病酒疸者或無熱靖言了了腹滿欲嘔吐者宜吐之用苦參散然本篇曰瓜蒂湯治諸黃則用此為得

酒疸心中熱欲嘔者吐之愈

此承前條脈浮者先吐之之義而詳之也心中熱即病在上焦之候欲吐者此邪氣上向也當乘其上行之勢以從高越之則邪去也故曰吐之愈以上三條論雜病涌泄之治法也

疑似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虛煩即發汗吐下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也脈甚

微表已解裏未和也此乃梔子豉湯所主若不治之則累八九日心下痞硬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等證峰起也經脈動惕者經惕脈動之謂痿者委也四體委棄而不為我用病久而成痼者也此有十棗湯證有瓜蒂散證有真武湯證上篇所謂知犯何逆隨證治之者正是所以畧其方也或擬以瓜蒂散余曰脈微久痿恐非吐劑之所宜若暴得痿病腰脚軟弱臂而不行脈滑而有力者則吐劑之所宜也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病人本不嘔今食穀欲嘔即食不能納之象此非柴胡湯證又非五苓散證其病正在於納穀處是所以主吳茱萸湯也其曰屬陽明者似燥屎不能食證也若服吳茱萸湯其嘔反劇者此少陽之嘔故曰屬上焦上焦胃脇之互辭本篇曰陽明病脇下鞭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云云成無已曰上焦得通則嘔

止可以徵焉蓋此證以屬上焦太疑似瓜蒂散若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則為吐劑之所宜也

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按膈上脈經作膈下是膈下即胃上論曰胃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今用四逆湯亦此意此少陰虛寒之飲從下上而阻留於胃上故但空嘔有聲耳究非胃中實飲食入口吐之比是以不宜吐法而宜溫法是乃瓜蒂散四逆湯之辨也



以上三條論吐證之疑途也蓋吐法正證極少而疑似尤夥故本經舉其證者僅僅數條而論醫吐之過者却多用者不可不致意焉

誤逆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寒惡不欲近衣此爲吐之內煩也

是本太陽證因吐不得法進入干陽明者也當惡寒而今反不惡寒則太陽證罷矣不欲近衣者卽惡熱也此由吐後津液亡胃中乾而内生熱悶也

按吐後內煩氣逆者張從正用舟車丸與村良莠用瀉心湯余用調胃承氣湯蓋取諸胃氣不和也

縣某曰旣吐明日猶惡心者大黃甘草湯佳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此爲小逆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饑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也

太陽病一二日若三四日誤吐致變岐爲三證自汗出反不惡寒發熱脈細數此證脈不符爲誤之

一矣腹中饑口不能食是胃氣傷損之候為誤之  
 二矣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是水穀不化  
 反胃之候為誤之三矣并出粗工之手故經文言  
 醫吐之深戒之也蓋反胃諸嘔又有吐而愈者若  
 其少腹有塊動衝巨里心中熱痛飢不能食者  
 可吐之吐之必死

按前論誤吐之實證後論誤吐之虛證三條以見  
 胃氣之盛衰矣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胷中滿而煩者不可吐

散之下  
 脫曰字

下吐下則悸而驚

耳聾目赤者頭項強痛之極地也胃滿心煩者胃  
 脇苦滿之漸也是少陽表裏證諸病五六日後皆  
 有之不特中風傷寒也瓜蒂散心中滿而煩與大  
 承氣湯心中懊憹而煩證太疑似故有不可吐下  
 之戒若犯之中氣失所守悸而驚是為誤逆也

禁例

諸亡血虛家不可與瓜蒂散

瓜蒂散涌泄之最駛者也故不唯脫血人或雖汗

下後妄竭津液氣體虛弱胃氣不和腹力不實者不可輕與之諸字泛示此義也諸亡血家津液枯竭膈氣空虛其氣上衝假見上實證者不可妄吐惟降其氣則津液生膈氣滿而虛氣自歸元上實假證自退矣龐安常曰虛家當吐而不敢吐之宜以枳實散壓氣毒痰水過日毒入胃乃可微下之也諸四逆脈微弱虛細或弦遲雖中滿悶不可吐宜橘皮湯枳實散之類耳不可吐而強吐之氣築心卽死矣是也夫吐者雖亡血虛家之大禁產後

暈倒因瘀血逆攻者必服吐劑爲得若虛暈者不可吐宜從龐氏之說治其上衝也醫有泥此條年過六十乃禁吐誤矣

凡用梔子豉湯病人舊微瀉者不可與服之

梔子豉湯苦寒宜越之劑若其人遠年大便微瀉泄者中氣虛寒胃中不實用之恐生他變故在所禁况於瓜蒂散乎雖然暴利上盛者除吐劑無可治醫者宜審腹氣之堅實與否利之舊與暴而用之耳

凡用吐湯中病即止不必盡劑也

梔子豉湯曰得吐者止後服瓜蒂散日不吐者少加得快吐乃止此謂之中病矣夫吐之於人劫奪之太甚者也况瓜蒂之尤悍一撮上舌喉嚨卽戟一劑下咽胃膈忽憊其何以行之乎凡胃膈諸實以非此則無可祛之道也雖然強之之甚昏悶吐紅殆傷其正所以不必盡劑也

以上三條論吐方之禁按本邦丹丹州醫心方引醫門方云諸四逆者不可吐之凡諸虛羸者不可

吐之凡新產者不可吐之凡脚氣上衝心者不宜吐之凡病者惡寒而不欲近衣不可吐之脈經云行吐藥當相人強弱此皆發古方之餘蘊者當參而究之

方論

仲師行吐法蓋有寒熱之別亦猶結胸有寒熱而巴豆大黃異其制矣是以熱結胸中心中懊懣手足溫者梔子豉湯也寒結胸中心中溫溫手足寒者瓜蒂散也梔子豉湯本自發汗吐下後來瓜蒂

主之下  
脫示字

散始得之而直成故梔子豉湯可吐無形之虛煩  
瓜蒂散可吐有形之寒實是為其別因辨二湯所  
主其方用如左

梔子豉湯所主心中徒煩而無有形故謂之虛煩論  
曰下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是也乃對瓜蒂  
散心下鞭有形之實而言之也蓋吐之為證有輕重  
有形之重名曰實無形之輕名曰虛虛以對實濡以  
對鞭則足以知其輕重矣輕重既分處方不得不岐  
焉於是乎胃中窒心下結痛雖有似瓜蒂散按之濡

則為梔子豉湯證也余用瓜蒂散得吐後心中懊懣  
者仍與梔子豉湯一服即吐而愈仲師標曰發汗  
吐下後者真為有旨也按古本草不言梔子瓜蒂為  
吐藥而仲師特用之以為吐劑然如瓜蒂散以張從  
正屢用奏其績人敢不疑至于梔子湯多疑服後辭  
為錯謬殊不知梔子雖本非吐藥其味苦寒與香豉  
臭烈戮力能泥戀胃膈以涌虛邪留連於上焦使困  
悶擾亂勢不能不吐所謂高者因而越之也且服法  
與瓜蒂散有輕重之差而係辭亦不同何為誤謬一

散之下  
脫吐字

傷寒心胃  
槩抹殺乎準繩云施子吐虛煩客熱瓜蒂散吐痰實  
宿寒可謂得仲師之旨矣  
瓜蒂散所主不唯胃中寒心下亦堅鞭乃有形為  
實者也論曰宿食在上脘者當吐之是也豈翅宿食  
實邪一填塞心胃則中下二焦為之阻絕自不得不  
從上焦為出路故葛洪藉之吐痰血育痛孫思邈用  
之吐咳瘧張從正擴充之以吐一切上焦病雖然病  
非有心中煩滿心下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饑不  
能食欲吐復不能吐諸證泛然投之則為害不鮮故

謂下脫  
瓜蒂字

亡血虛家胃中氣液已虧者與膈上有寒飲而為嘔  
者不可輕與是所以仲師審其脈證而又為之申禁  
也蓋瓜蒂性升味苦加以赤豆之腥與香豉之烈資  
其上越之勢則可奏効於逡巡咄嗟之間殆湧吐之  
聖劑也其他雖有常山杜衡藜蘆苦參參蘆鹽湯之  
類皆屬下行所謂汗吐下三大法若捨此方將何乎  
依今人漫謂性急能損胃氣置之不用或不辨寒熱  
虛實濫用誤功均可慨嘆按瓜蒂散方後云不吐者  
少少加得快吐乃止恐重傷胃氣也凡服此方待吐

後有頓快者有徐快者有反悶者悶者病未盡也為  
可再吐也又有反熱者熱者內煩也為可下也大抵  
三日後無不快者若吐不止者以冰水解之外臺瓜  
蒂散引范汪云服藥過多者益飲冷水解之是也蓋  
藥力與病勢兌盡則吐自止雖藥力未盡而病勢既  
盡則吐自止雖病勢未盡而藥力既盡則吐自止故  
吐過不止者此藥力與病勢未盡之候也不可必止  
之

附錄

瓜蒂散中麻黃湯引以水調服其煎法而文亦中藥

汗吐下之術古稱為三大法後世吐方弗講寥寥  
絕響特晉唐諸氏方受周漢遺法用藥之義多與  
仲師吻合者採摭附于後學者苟就而審之則臨  
病施方應驗如響矣

外臺秘要療心腹俱脹痛煩滿短氣欲死或已絕方

梔子十四枚 豉七合

右二味以水二升先煮豉取一升二合去滓頓服  
之亦可再服得快吐止

同上療傷寒汗出不歇已三四日胃中惡欲令吐方

豉三升綿裹

鹽一兩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內蜜一升又煮三沸頓服一升安臥當吐如不吐更服一升取吐為効

同上松蘿湯主胃中疼積熱皆主之方

松蘿二兩

烏梅

梔子

常山三兩

右四味切以酒三升漬一宿平旦合水三升煮取二升半去滓頓服之亦可再服得快吐止  
同上苦參湯療暴得心痛如刺方

苦參

龍膽

升麻各二兩

梔子仁三

兩

右四味切以苦酒五升煮取一升分二服當大吐乃差

以上四方屬梔子豉湯變方田中必大曰梔子豉湯一服不即吐世醫輒謂非吐方是不得其法也余常用之必吐而其得効速於表之汗裏之下凡病心中懊懣至反覆轉倒者三服輒吐其不吐者假得少安諸證續起必至不救其輕者或不死而



不如得吐之快愈此說先獲予心因拈出焉

千金方擦膈散治心上結痰實寒冷心悶

瓜蒂二十八枚 赤小豆二十枚 人參

甘草各一分

右為散酒服方寸七

同凡吐血後體中但自掩掩然心中不悶者輒自愈

假令煩躁心中悶亂紛紛嘔吐顛倒不安醫工又與

黃土湯阿膠散益加悶亂卒至不濟如此悶者當急

吐之方

瓜蒂二分 杜衡一分 人參各一分

右三味治下篩服一錢匕或無水漿但得下即可

羸人小減之吐去青黃或吐血一二升無苦

斷膈湯胃中治痰僻

常山三兩 甘草 松蘿各二兩 瓜蒂

二十二枚

右四味咬咀以水酒各一升半煮取一升半分二

服漸減之得快吐後須服半夏湯

外臺瓜蒂散療卒中惡心腹絞刺痛氣急脹掩掩欲

絕

雄黃四兩

赤小豆四分

瓜蒂三分

右三味擣篩為散空肚溫漿水服一錢七半當吐止不知至兩錢七

同瓜蒂散療諸黃闇黃眼闇及大角赤黑黃先擲手足內黃患渴疽黃眼赤黃腎黃小便不通氣急心悶五色黃

丁香

瓜蒂

赤小豆各十枚

右三味細擣篩取煖水一雞子許和服

同療傷寒汗出不歇已三四日胃中惡欲令吐者方

苦參三分

甘草一分

瓜蒂

赤小豆

各二七枚

右四味切以水一升煮取半升一服之當吐吐不止者作葱豉粥解之必息

以上六方屬瓜蒂散變方張從正所用獨聖三聖二散亦出其變局永富鳳曰儒門事親有三聖散稀涎散二仙散之方余試數十人得其意則有效可考

同療瘧方

常山三兩

甘草半兩

右水酒各半合煮取半升先發時一服比發令三服盡○肘後千金脚氣門常山甘草湯若寒熱日再三發可服此方即本方但煮法不用酒為異同常山湯療瘧發作兼常心下煩熱者方

常山

甘草

豆豉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再服當快吐千金鯪鯉湯治乍寒乍熱乍有乍無山瘴瘧

鯪鯉甲十四枚

鯪甲中味烏賊骨各一兩

附子一枚

右五味咬咀以酒三升漬一夕發前稍稍啜飲勿絕吐之兼以塗身斷食過時乃食飲

以上三方屬蜀漆散變方按晉唐吐藥又有苦參苦瓠穰白馬尿酒膽食鹽兔矢礪砂皂莢黑錫等方尤怡曰阮河南治天行除熱解毒多用苦酒猪膽生艾汁苦參青箱葶藶之屬外臺單用苦參一兩酒煮并服取吐如烱膠便愈張文仲療傷寒溫

傷寒心集 二一三 外論  
病等三日以上胃中滿用苦酒半升猪膽一枚和服取吐蓋卽內經酸苦涌泄之義然今人用此者罕矣

按嗜鼻藥亦上涌之一術於治病尤爲捷法然非邪在高者則不可施矣故輯錄金匱及孫氏方論以示其所據若夫五絕中風卒厥血運以半夏皂莢一嚏取甦則非此例矣

金匱玉函要畧方濕家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

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

千金翼凡遇時行熱病多必內疼著黃但用瓜蒂散內鼻中令黃汁出乃愈卽於後不復病黃矣常須用心警候病人四肢身面微似有黃氣須用瓜蒂散不得令散漫失候必大危矣  
同黃疸目黃不除瓜蒂散方

瓜蒂細末如一大豆許內鼻中令病人深吸取入鼻中黃水出差按千金月令總病論治急黃方聖濟治鼻塞塞氣息不通方活人書治濕家頭痛方

皆同

外臺秘要方刪繁療天行熱毒通貫臟腑沉鼓骨髓之間或受黃疽黑疽赤疽白疽穀疽馬黃等之疾喘息須臾而絕瓜蒂散方

瓜蒂二七枚

赤小豆二七枚

秣米二七

粒

右三味擣篩爲散取如大豆粒吹於兩鼻之中甚良不差間日復服之按本事方云一家病身體痛面黃喘滿頭痛自能飲食大小便如經子診之脈

大而虛鼻塞且煩予曰非溫熱宿穀相搏此乃頭中寒濕茵陳五苓不可行也仲景云濕家病身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能自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納藥鼻中則愈仲景無藥方此方見外臺刪繁證云治天行毒熱通貫臟腑沉鼓骨髓之間或爲黃疽宜瓜蒂散卽此方也又云一舟梢病傷寒發黃鼻內酸痛身與目如金小便赤而數大便如經或者欲用茵陳五苓子曰非其治也小便利大便如常則知病

不在臟腑今眼時疼鼻額痛是病在清道中清道者華蓋肺之經也若下大黃則必腹脹為逆亦用瓜蒂散先含水次噓之鼻水盡乃愈  
以上四條論噓鼻方法張從正曰如引涎漉涎嚏氣追淚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灸蒸熏漂洗熨烙針刺砭射導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化乳磨積逐水破經泄氣凡下法也翟玉華曰其升之舉之提之皆吐之意也其降之抑之行之皆下之意也其清之散之疏之皆汗之意也

### 傷寒吐則終

元齊帝評張鷟人曰如老鷹臥野或陣其背水或  
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若效之非漢必孔矣  
蓋動人以巖岩雄偉之才立三法設六門起千載寂  
寥之幽然其言之激激行之未幾不能無弊而本邦  
百世有者皆謂其人之法法法之謂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傷寒吐則 and 張戴人]*

傷寒吐則跋

呂元膺嘗評張戴人曰如老將敵對或陣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必北矣蓋戴人以豪宕雄偉之才立三法設六門起千載寂寥之術然其言之過激行之果敢不能無弊而本邦言吐方者皆局於戴人之法攻伐之務及於賊去城陷則歸命於天豈不痛焉哉此吾師栗園先生所以論長沙堂堂之陳講有名之師以著此書也後之哲士苟能熟於斯以行吐方則濟急亨屯之妙與戴人





獨吐法未闕於是越前南山及縣生安藝寧固起而繼之闡明吐方嘯菴台州適所百笑主水諸輩從受其法各有所論著而吐方顯于世可謂張聖之道大備矣雖然其人或私意妄行或效尤戴人未嘗律逮張聖之法是以取誤逆亦不鮮斯道殆將荒矣吾栗園淺田先生深慨焉著傷寒吐則其書無一不原張氏之規則苟置心於古道者由此以行則庶幾乎三方鼎峙而人免夭札之患矣刻成謹書所見以序之云

遠江

竹內維張謹撰

跋  
張長沙沒後醫之大經大法殆息矣我元享之際豪傑輩出皆皇張長沙之法汗吐下之術復行於世雖然或拘於汗下或泥於吐斷乎無有得其正者迨近世西洋之邪說橫行于其間動輒謂汗吐下之術逸于中華而存西域矣論其吐也曰泄出胃中之粘液酸液又曰邪在胃者非吐不除若經日已久則氣力不勝涌吐須用之於其初又曰病初與吐劑則排斥病毒殊速凡取吐宜初起假令經久不出七日又曰

病之初起乘其機快吐清胃則邪毒潰散竟不發惡  
證其說不經荒誕與長沙相反霄壤矣夫長沙之爲  
法也邪填于上者以瓜蒂爲主邪實于胃者以承氣  
爲主邪專于表者以桂麻爲主蓋高者因而越之下  
者引而竭之在皮者汗而發之之意是天下古今之  
通法也外之逆施吐下於上下妄行發汗於表裏而  
奏功效則古今絕無之事要之洋人狡黠術此譎詭  
之伎以誑誘愚俗耳學者隨而吠聲耳吾師栗園先  
生嘗有慨焉朝夕研究以經解經徵之於事實闢從

前之荆棘立後進之規則後之學者苟能取法於斯  
而戒慎遵守則侏離鳩古之徒或有所省焉而吾道  
可以復于正路吐則之作何其可已哉

嘉永癸丑暮秋仲澣

笠間 中林清風謹撰

言

蓋亦交而氣味皆... 所以終于五... 而亦... 故之... 故之...

